

<<我是艾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是艾利>>

13位ISBN编号：9787550001466

10位ISBN编号：7550001464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百花洲文艺

作者：塔娜达·萨湾登

页数：220

字数：160000

译者：蔚然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我是艾利>>

前言

前言 泰国女作家笔下的非小说类作品，均源自于真实的故事。为了鼓励、促进和支持非小说类作品，出版社推出了第二届丛满纳文学奖（Chommanard Book Prize），非小说类奖项（Non-Fiction），这些作品旨在通过女性的视角、观念及女性自身的细腻与复杂性，从多个角度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男性视角的世界，以有助于读者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真实的女人、解读隐藏于女性自身之中令人关注、值得思考的某些东西。

此次文学奖评选，很多女性作者提供了自己的作品并投入到激烈的评选中。最终，评委会决定，获得第二届丛满纳文学奖，非小说类最佳作品奖的获奖作品是《我是艾利：我在海外的经历》（I Am Eri：My Experience Overseas）。

《我是艾利：我在海外的经历》讲述了一个泰国妓女被贫穷所迫，必须到异国他乡去卖淫，并且希望借此使自己的家庭能够过上富足生活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段独特的异国经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作者必须面对快乐、悲伤、孤独、爱情，以及对一个女人人性的严酷考验。

作者用吸引人的笔调，在并不会给读者带来悲伤情调的氛围中，让读者仿佛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牵引，紧紧跟随着作者的故事。

吸引读者的，并非只停留于故事的传奇性或娱乐性上。

作者的字里行间，还很好地反映出诸多社会问题，比如家庭问题、社会地位的悬殊、恃强凌弱、监狱中犯人的生活境况还有司法程序的问题。

即使是普通人只看到黑暗一面的那个夜间世界，作者也是以一种积极的、当事人的视角，去发现隐藏在黑暗之下美好的友情。

虽然作者并非故意以一个社会批评家的身份去进行评论或向读者灌输观点，但作者言辞的真诚已经使这个故事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讲述。

这也是一部反映了从事另一种职业的泰国女性观点与视角的作品，一种从未被社会认可过的，不被人们所赞扬与推崇的职业。

能够出版并发行获得丛满纳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将优秀的非小说类作品推广到全国，乃至于世界，Woman Publisher感到万分荣幸。

同时也是为将非小说类优秀作品传承下去，让读者有更多的选择。

出版社方面希望，女性观点与视角，能够被社会认同，并且能够成为一种重要力量，推动阅读界与泰国社会的发展，让泰国社会成为在世人心目中的真正文明发达的社会。

您友好忠诚的 Woman Publisher

<<我是艾利>>

内容概要

一位42岁的泰国性工作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诚实写下自己因为家庭贫困，被逼无奈从事色情业的经历。

她曾经到过日本、香港、新加坡，受过虐待，吃过很多苦，曾盲打误撞成为黑社会大小姐，也曾过过挥金如土的生活，几次被抓入狱和遣送回国，最终因为在监狱内做文书工作而出版本书，经历非常曲折传奇。

<<我是艾利>>

作者简介

泰国女子塔娜达·萨湾登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童年时即要靠自己努力赚钱才能帮忙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她在青少年时期因意外未婚怀孕而辍学，家人和朋友弃她而去，此后她被引诱到泰国芭堤雅、中国香港、日本等地卖淫，饱受非人虐待，还曾因参与吸毒和赌博被投入监狱。

塔娜达·萨湾登称，她想分享自己的这些经历，揭露性工作者这个行业的真实一面，让更多人避免走这条错误的道路，她希望自己的经历对他人有警醒作用。

一名评审团成员帕拉说“这本书反应了泰国社会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卖淫问题”，并称，把这个奖项颁给她主要是以为她是以个人亲身经历来书写，让人耳目一新，而其他作家多以观察者的角度写书。

<<我是艾利>>

书籍目录

逃学 自救
代价
开始入行
如愿以偿
第一桶金
樱花之国
我是艾利
山田
未完成的婚礼
归国
如愿举行婚礼
监狱里的“作家”
为新生活努力
我的阿甘
后记

<<我是艾利>>

章节摘录

逃学 自救 当时我五岁，但也已经开始记事了。我生在一个生活基本温饱的家庭，换句话说是有穷。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最大的哥哥叫峒。两个姐姐，分别是二姐洁和三姐芥。而我，是最小的孩子。当我五岁时，我的爷爷和奶奶（实际上他们的年龄比真正的爷爷和奶奶要小一些，可以被称做小爷爷和小奶奶）因为没有女儿，所以总喜欢把我从父亲和母亲身边带走，领到他们家去抚养。忘了说了，我是曼谷人。爷爷和奶奶有三个儿子，他们都比较有威望，是我的叔叔，但我却叫他们哥哥。他们分别是依哥哥、忒哥哥和龚哥哥。这三个人都不喜欢我，因为他们都嫉妒爷爷和奶奶偏爱我。两位老人在克鲁奈寺市场里卖干货，而我家则在通克鲁寺，相隔并不是很远。我父亲在克鲁奈寺附近的一家公司做木匠，他几乎每天都喝酒，有时喝醉了就和母亲吵架。我的母亲在一家纺织厂工作。因为父亲酗酒、赌博，还养小老婆，并且还和小老婆生有两个孩子，所以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太够家里用。爷爷和奶奶很疼我，如果我因为想父母要回家，他们就会开着车，把我和一些食物一起送回，例如：大米、干货和甜点。因为他们知道，我家里不是很富裕。这样持续到我七岁，到了上学的年龄。自那之后，我就在学校放假时过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放假时，他们会给我钱或买文具给我。当我稍微再长大些时，我便更能明白家中贫穷的现状，明白父母的艰辛。每次父亲醉酒晚归后，我总是目睹他与母亲的争吵，吵得很大声。每当我早起去上学时，附近的邻居总会拿我开玩笑说：“昨天晚上你父母又在唱戏了？”刚开始我并没有多想，但时间长了，便因为总有人这么问而感到羞愧。母亲是个可怜人，每次领了工钱就得马上交给酒鬼父亲，好让他有吃有喝，还有还债。家里的钱总是不够用。至于我父亲，每次拿到工钱要么去找他的朋友喝酒，要么就去找小老婆。因此母亲不得不独自撑起这个家。每天夜里，母亲都会哭，我很心疼她，有时我们会抱在一块儿哭。因为父亲不回家，我们有时就没有东西吃，于是母亲不得不厚着脸皮去向邻居讨一些大米拿回来做饭或去摘些空心菜回来炒给我吃。“这就叫做穷，是吗？”我感到幸运，生活中还有爷爷奶奶的照顾，我总能给家里带回些大米和干货来。忽然有一天，父亲把小老婆带回家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起初，父亲和母亲睡一晚，和小老婆睡一晚。时间长了，小老婆就说，想每天晚上都和父亲睡。最后父亲就和母亲商量好了，三个人一起睡。我可怜的母亲，她居然也愿意，居然能够忍受。我目睹着父亲所做的那些过分的事情。严重合不来时，三人又只得分开睡，并且采取以往的方法，轮流交换着和父亲睡。父亲的小老婆非常恶毒，这样生活的两三年中，他们陆续开始闹着要分家，因为那小老婆闹得越来越猖狂。当小老婆从家里分出去时，我倒是为母亲不必再忍受痛苦而感到开心。

<<我是艾利>>

当我上五六年级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懂的也更多了。

爷爷和奶奶依旧照顾着我。

那个年纪，我几乎没看过电视，因为家里没有。

要是想看的话，就得去邻居家看，并且得走很远的路。

即使是在曼谷，用电也还没有完全普及，况且通克鲁寺这边差不多算是乡村地区。

因为没有钱，家里用不起电，只能点煤油灯。

我始终牢牢记着，家里为什么会这么穷？

我们实在是太穷了，我想让家里用上电、有电视机，拥有邻居家都有的每一样东西。

但这却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把心思都花在赌博上。

有时家里穷得吃不上饭，但由于我和哥哥姐姐们都还是孩子，所以也并不觉得事情十分严重。

没有菜时，我们就用白糖和着米饭吃，用猪油拌饭吃。

我和哥哥姐姐们认为这是件趣事，母亲却以泪洗面。

记得五六年级时，我学着朋友们交起了男朋友，但那也不过是孩子之间的爱罢了。

我懂的也不是太多，只是见朋友们都交了男朋友，所以我也跟着学，但还没有发展到发生性关系的地步。

我大哥很凶，我甚至比害怕父母还要害怕他。

当我和三姐吵架时，无论谁对谁错，大哥总会先打我，因为我实在是很顽固。

至于我姐姐芥，是个很安静的人，我有时甚至觉得她不太健全，但她却又并不残疾。

二姐洁为人和善，心地善良，是个顽皮的男孩子气姑娘，并且有一个女性恋人，很投机，从孩子时就这样，长大后也没改掉。

儿时我生活得很艰难，却也是痛并快乐着。

比如，当我上五年级时，因为父母没钱，支付不起我在学校里的开支，于是我便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并非只是在学校放假时才去。

我越是长大，爷爷和奶奶的三个儿子就越是嫉妒我，他们吩咐我做所有的家务，给家里的所有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洗碗，每天还要帮爷爷和奶奶卖东西。

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会偷跑回家去找父母。

五年级的那个假期，爷爷送了很多黑豆和黄豆到家里，因为担心我没有点心吃。

但我非常想要钱，就用那些黄豆做了豆浆拿去卖。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不是很会做，做得并不是很好，不过好在也有人来买。

至少，这些材料不用我自己掏钱买。

当我靠卖豆浆赚得一些钱后，就把钱攒起来，等到开学的时候，用这些钱去买些零食，然后再拿到学校去卖。

我想赚钱，而且也是个喜欢做生意的人。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想自己赚钱，那时要是谁肯花五泰铢或十泰铢雇我做任何事，我都肯做。

在1978~1979年里，这已经算是挺多钱了。

六年级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贡。

当我步行去学校时，无论是去还是回，都要路过她家。

我是走着去学校的，路程大概两公里，如果坐公车的话就得付七十五士丁的车费。

我舍不得花这些钱，觉得还不如拿去买些吃的来得划算。

路过贡家时，我就喜欢到她家里去串门子，因为我喜欢上贡的一个男性朋友。

但有些时候，我必须得早些回家，否则就会被哥哥骂，有时则会被打。

长此以往，我就很怕哥哥，但虽然经常被打，我却还是不长记性。

六年级时，父亲去了国外工作，去的是沙特（沙特阿拉伯）。

自那以后，我们家里的生活便得到了稍微的改善。

每个人都有钱上学了，家里也用上了电，父亲回来时，还买回了录音机和电视机。

我们都因为能看上电视而感到十分开心，虽然是黑白的，但总比没有好。

父亲每两年回一趟家。

<<我是艾利>>

到了第四年，家里又出现了经济危机，父亲赌瘾犯了，再也不往家里寄钱了。

我们又开始为钱所困。

有时父亲连续两三个月不往家里寄钱，因为赌博输了钱。

母亲再次陷入困境，不得不去找活儿干，家里又负债累累，跟商店赊账买吃的。

赊的时间长了，店老板也不乐意了。

为了还债，母亲不得不去接些家务活，有时候雇主会给些吃的。

家里的电视机、录音机，母亲都拿去当掉了，别说吃饭的钱了，就连用电的钱也没有了，所以电也就不让用了。

家里每个人都因为父亲而闷闷不乐，不知道如何是好。

直到有一天，母亲不知从哪儿弄回来很多水泥袋子，并且对我们说，我们必须折纸袋子拿去卖，然后全家人就开始折纸袋子。

在以前那个年代，还没有塑料袋，母亲卖的纸袋就是装水果、装大米用的。

当母亲把纸袋拿去卖后，我们就偶尔也能吃顿好的，这已经很不错了，比每天都吃空心菜要好多了。

以前，我们也没有太多机会能吃到水果，哪怕一个榴莲也很贵，我也从来没吃过苹果。

买榴莲或者苹果，都算得上是大事。

记得母亲买回两袋河粉，但我们得五个人分着吃。

于是我们必须边吃米饭边吃河粉，不这样吃的话，河粉就不够吃。

我不得不忍受了这样的境况十年，并且常常自责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吃饱喝足。

有时，我会和芥姐姐一起去摘些空心菜和红瓜来卖，能卖四十到五十泰铢，然后我们就把钱交给母亲给我们买吃的，或者用来上学。

我的叔叔，也就是父亲的弟弟，他有两个孩子，叫鸥和恩，学校放假时，他们总会到我家里来住。

鸥是堂哥，而恩是堂姐，他们和我一个姓，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

鸥比我大两岁，那时我也懂事了，我觉得自己像喜欢一个男人那样喜欢他。

因为依旧还是孩子，所以也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兄妹，因为我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那不过是孩子之间的爱罢了，我没有多想。

自童年开始，我们每年都见面，于是就熟悉起来。

鸥的家在那空沙旺府。

还有一个亲戚和我较为亲近，叫斯普莱，是我姑妈的孩子，在我眼中她非常漂亮。

至于我，我并不漂亮，但我却喜欢打扮。

我觉得自己在嫉妒斯普莱，因为有很多男人都喜欢她。

实际上她和我同龄，当她上到六年级时就辍学了，于是看上去就比一般上学的孩子早熟。

她对打扮、化妆很在行，我就不一样了。

我不太会化妆，甚至连唇膏都不会擦，因此哥哥总会在我化妆的时候在一旁取笑我。

当我和斯普莱一块儿出去玩时，总有男人来追她，而我却从没被人看上哪怕一眼。

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就连鸥都夸斯普莱漂亮。

我非常嫉妒斯普莱，但她却并不知道我在嫉妒她。

当我开始上初一上学期时，斯普莱开始在织布厂工作，她看上去就已经是个很成熟的女孩儿了。

我在邦摩附近的普塔布荏职业学校上高中一年级。

读书的同时，我也在学校里卖甜品。

爷爷的二儿子忒偶尔会做那种玻璃花蕊里装着彩色液体的玫瑰花来卖。

以前，每当情人节快到时，这是非常流行的情人节礼物。

于是我也把这种玫瑰花卖给学校里的同学，忒哥哥给我每朵两泰铢的分成。

但当我被老师逮到时，我的东西就会被全部没收，那就意味着我亏本了。

记得高中一年级时，我几乎每天都会因为着装不符合学校规定而被老师训，从头到脚，每天六次训话。

在每天的例行仪容仪表检查中，我几乎都会因为发型剪得过短而被打。

<<我是艾利>>

衣领开得太低，衣服短得露着腰，裙子太短，袜子折不起来，但我依旧不以为然。我是个喜欢触犯规矩的人，我不喜欢规规矩矩、土气与落伍，因为我就是个喜欢打扮的人。

除了在学校会被老师打以外，哪天要是回家时恰好撞见哥哥，见我穿着这么短的裙子，他便又要挖苦讽刺我一番。

记得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途中，我买了一支冰棍，边走边吃着到了家，恰好撞见比我早回家的哥哥，他二话没说就把我拉过去猛打了一顿，我都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骂道：“你个小贱货，到学校去为什么还擦唇膏？”

我感到十分迷惑！

我说：“我没擦唇膏，嘴巴红是因为吃了冰棍。”

他：“他不信我说的话，还命令我马上擦掉。”

我不明白为何我哥哥怎么会这么土气，分不清冰棍和唇膏吗？

我被白白打了一顿。

他打我时总是非常用力，不用棍子，只是用手拍或用脚踢的。

我哥就像对待牛一样对待我，而这让我更加顽固和屡教不改，也渐渐成为我内心长久以来积累的愤怒，我想，假如有一天当我再也无法忍受时，一定要反抗，一定要以牙还牙！

每次父亲从国外回来时，总会给我们带很多苹果，我们都为能吃上苹果、巧克力而非常开心，因为如果是父亲去买的话，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他回家住一个月，然后再回去继续工作。

我不清楚他在沙特的生活有多困难，我只知道在国外一定比在家里好，那里一定很漂亮。

因为所谓“国外”一定就是美好的，无论是食物还是生活，一定都是好的。

父亲总是说，在沙特，热起来的时候很热，可冷的时候又非常冷，简直让人受不了。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要在露天的环境下工作。

哥哥规定我们每人每星期都要给父亲写一封信，我在信里基本只是向父亲要钱和各种东西，例如：洋娃娃、吉他或漂亮的盆景。

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好，父亲从未寄来过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怨恨他。

我所求的并不多，不明白为什么他就是不能给我。

记得每次父亲到机场坐飞机，大家都去送他。

有一次我对父亲说，真想像他那样到国外去工作，因为我想坐飞机。

可他却说，别胡说八道的，好好读书就足够了。

我为他那样说而生气，因为当他用那种很不以为然的语气对我说话时，我觉得他看不起我，这让我十分丢面子。

我心想，随你怎么说，总有一天，我就是要去国外！

只要能让我坐上飞机，去哪里都无所谓，或者坠机也罢，我只是想坐上飞机。

我没有考虑工作的问题，也没有想过要做什么，我只求能到国外去，如此孩子气的想法，如此愚蠢的想法。

父亲在国外打工的时候，过着勉强算是幸福生活的同时，我们还是必须一如既往地挣扎着。

因为父亲还是戒不掉赌博的习惯，这让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有所谓幸福、富裕的那一天。

父亲已经工作了十年之久，但我们依旧处于以往的处境之中——贫穷。

在父亲刚出去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为了凑齐去沙特的费用，他把地契拿去做了抵押，并憧憬着等赚钱回来就把地赎回来。

但事与愿违，我们的地被骗走了，好像是我们违反了合约，没有能力赎回土地。

高中二年级时，我们搬离了通克鲁寺去投奔父亲的弟弟——住在邦瑟的蔺叔叔。

蔺叔叔家原本就小，他和老婆还有三个孩子住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就更加拥挤了。

投奔他们的原因是我们的土地被没收，我不得不和两个姐姐还有母亲在一块大约一米多宽、三米多长的地方挤着睡。

而哥哥，他和另一个亲戚睡在屋子下边。

我从普塔布荏职业学校转到了邦瑟这边的学校，由于是中途转校，还得向邦瑟这边的学校申请学

<<我是艾利>>

习高中一年级的课程，于是我转学到桑帕乌邦隆学校，一所军事学校。

那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比公立学校要高。

不过这也总比重新从一年级开始读要好得多。

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但大部分都是男性朋友。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结交太多女性朋友的人，特别是那些小屁孩儿，她们既麻烦又乏味。

而且，我也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在桑帕乌邦隆学校，我有很多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却只有四个，并且全都是些“问题女孩”。

上学不久，问题就接踵而至：第一，学费；第二，在学校里的其他费用，还有几本书也要买新的，老师也常催我交学费。

我感到极度羞愧，因为我甚至连吃午饭的钱都没有。

有时我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幸运的是，学校离家近，不用花钱坐车。

但走路的话又略显得有些远，但我宁愿走路，可以省钱。

要是哪天兜里有钱了，我就坐车。

有时我也会选择花一泰铢坐船，午饭钱就再想办法。

有几天我会向朋友借钱吃午饭，大多数情况下，男性朋友比较好说话。

有时我也会向班主任借钱，老师每次都会借钱给我，并且从未抱怨过或向我讨要过欠款。

渐渐地，老师也更加明白了，我为什么没钱交学费。

我已经长大了很多，不再是个孩子，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到克鲁奈寺那边找爷爷奶奶了，因为克鲁奈寺和邦瑟之间相隔比较远。

当我欠老师的钱越来越多时，导致我都不敢去上学。

我和母亲说了这个事情，但母亲也没有钱。

哥哥在蓝康恒大学上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算不去也没关系。

洁也同样找了一所私立学校重新开始，芥则没有继续上学，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芥经常逃学，她是个不喜欢读书的人，脑袋也不是很好使。

我也经常逃学，但那是因为我没钱，羞于经常向朋友们借钱吃饭，即使我的朋友们从未对此有过怨言，他们只希望我能去上学。

因为只要哪天我不去学校，大家就会说，教室里太安静了。

不久后，母亲就为获得收入找到了出路——卖甜品糕点，都是一些糯米甜点、糍粑等。

母亲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走街串巷，我心疼母亲。

母亲出去卖甜点的第二天，什么都没有卖掉，虽然生意不好，但母亲还是坚持每天出去叫卖。

我把母亲做的甜点带到学校去吃，也卖一些给同学，赚来的钱就是第二天的午饭钱。

不到一个星期，母亲的生意就渐渐好了起来。

开始时她每天早晨八点出门，下午一点回来，后来渐渐地，早晨八点出门，中午十点或十一点就能回来休息了。

母亲做的甜点很好吃，吃过的人都很喜欢，每天的生意都很好，而我们也就有钱每天到学校去读书。

父亲还是老样子，断断续续给家里寄钱，一如既往地赌博。

接着，我上了高中三年级，我的生活也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周末，我在一家餐馆打工，为了能赚一些零花钱。

那是一家卖鸡油饭的餐馆，老板每天付我八十泰铢，我既端盘子也洗碗，后来还约了三姐一起来做。

我哥哥，他回来做了摩的（摩托车的士）司机。

哥哥是个很要面子的人，通常情况下，当他出去干活时会一直戴着头盔，并且从不脱下，因为他怕有人认出他。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正常的吧。

至于二姐洁，她却几乎没有为家里分担过哪怕一点点负担。

她只顾和她的情人约会，或许也就忽略了家中没钱的境况，忽略了父母的艰难。

<<我是艾利>>

三姐芥倒是个好人，她尽力帮助母亲，只是没有再继续读书，但那也是她自己的选择。芥姐姐在生活上是个勤奋的人，她做着一切能赚钱的活儿，拿到工钱后就交给母亲存起来。她也是个可怜的人，看上去不太像是个正常人，也不像兄弟姐妹，算得上规矩，但脾气坏，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我也一样做着一切能赚钱的活儿。

每个星期天早晨，我得早起，到南梭马场那边去卖饮料。

收入不错，一天三百到四百泰铢，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多了。

高中三年级时，我爱上了我的同学，我们在不同的学校上学。

但不管怎么说，那依旧还是孩子之间的爱情，我没有想过要和他发生性关系，那不过是在跟风。

见身边的朋友都有男朋友，于是我也想有一个。

但我却觉得，那个被我认为男朋友的人，看上去不是太喜欢我，而我喜欢他。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不漂亮，而且像男人那样粗枝大叶的吧。

忘了说了，他叫诺伊。

我总觉得，无论我喜欢上哪个男孩，我都只是在单相思。

因为正如我说的，我不漂亮，这和我朋友们截然相反，她们个个都长得挺漂亮。

我和她们通常会同时喜欢上同一个男生，加上我又不漂亮，她们会说：“喂！

老娘把他让给你，是因为老娘有好几个了。

”被朋友那样说，我感到很没面子，并且心想，你们等着瞧吧，总有一天那些男人都会回过头来喜欢我一个人的！

高三年级上学期的假期，鸥，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叔叔的儿子，像往年一样到我家来拜访。

这次见到的鸥，变了很多。

因为上了大学的缘故，他看上去也成熟了。

他比我大两岁，这次见我时，他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和我说话时也让我觉得他是在追我，我很害羞。

有时他说话会握着我的手，抓着我的手臂，这样奇怪的感觉之前从未有过。

放假期间，鸥陪我到克鲁奈寺去找爷爷和奶奶，因为鸥同样是爷爷奶奶的孙子。

晚上，我就在爷爷奶奶家过夜，鸥则到斯普莱家去过夜。

斯普莱和鸥也是亲戚。

那时的斯普莱已经出落成一个成熟的女人，比我漂亮许多，这让我认定，鸥一定是喜欢斯普莱的，而且他们可能相爱很久了。

有一天，我请求爷爷奶奶让我到斯普莱家去过夜，于是那天蚊帐里便躺着我、斯普莱、鸥、斯普莱的母亲——我的姑妈樟。

但凌晨四点天还未亮，姑妈就得起床到早市去，因为她得到巴克隆市场去批发蔬菜来卖。

姑妈在克鲁奈寺菜市里靠卖蔬菜为生，她是我父亲的亲姐妹。

她走后，我看见鸥抱着斯普莱，并且他们互相亲吻着对方的脸颊。

当时，我因为看到那一幕而惊慌，但我依旧假装在熟睡。

虽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也因为鸥对斯普莱那样做而伤心。

我们都是亲戚，怎么能互相喜欢对方呢？

斯普莱也许柔弱，因为她是个规矩的女人。

斯普莱很像我姐姐芥，不喜欢读书，六年级后就辍学了。

而鸥，我觉得他看上去就像是懂得很多的人，对女人的事很在行，谈起这些时也不分对象。

渐渐地，我和斯普莱亲近起来，不管去哪儿我们都一起去，假期里形影不离。

早晨，鸥和我说话时，就好像昨晚他什么都没对斯普莱做过。

而斯普莱却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每天晚上鸥总是抱着她睡，吻她的嘴，还摸她的胸部。

我对斯普莱说，那这样的话，今晚和我一起到爷爷奶奶家过夜如何？

斯普莱表示同意。

<<我是艾利>>

第二天，当鸥见到我时，他似乎很生气，因为我把斯普莱约走了，但我并不理睬。就这样直到开学，他就回他那空沙旺的家去了。

我曾去过离斯普莱家不远的哲伯伯家，哲伯伯是父亲的哥哥，有个儿子名叫登，年纪与我和斯普莱相仿。

另外，哲伯伯还有两个女儿，她们都还小。

哲伯伯的生活境况，比所有的亲戚都要好，他在一家织布厂附近做干货生意，雇斯普莱帮他照顾家里的生意，于是斯普莱就到他家去住。

当工厂下班时，厂里的年轻人就会到哲伯伯的店里买东西。

我见那些男人们都聚集到斯普莱那边，却没一个往我这儿看一眼。

想想吧，还真是嫉妒斯普莱，我和她简直就没有可比性。

一天，斯普莱哭着来找我，她说，登，也就是伯伯的儿子，非礼了她。

斯普莱解开衣服让我看她的胸部，全是被吸的痕迹。

我被吓到了，我对她说，斯普莱你赶紧回家吧。

这事她不敢对任何人说，包括她母亲，她只是对家里人说，她想到织布厂去应聘工作，因为那里的收入好一些。

开学后，我就回去继续读书了，只剩一个学期就毕业了。

我心里琢磨着，是否还有机会上大学，因为父母也许没钱再供我读书了，一想到这，就觉得怪可惜的。

我在桑帕乌邦隆学校上高二时，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恭和箏。

恭是个漂亮的女生，非常可爱，或者说是很性感。

喜欢恭的男人很多，而且我知道，上高中二年级时，她就已经和男人睡过了。

恭有很多男朋友。

而箏，却跟恭和我截然相反。

她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着讨人喜爱的性格，比起恭，她更爱我。

但实际上在我和箏成为朋友之前，我们并不合得来。

因为她年纪比我们小，而且还是校长的孙女，我很看不惯她总是瞧不起别人的样子，那么幼稚，于是我们就“结仇”了。

但后来我们和好了，变得十分亲密、友爱。

我们三人经常逃学溜出去玩，去暹罗广场看电影，或是去滑旱冰，有时中午就去跳迪斯科。

那时，白天也是可以跳迪斯科的。

我们学着滑旱冰，一次次摔倒了又爬起来，直到身上带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回家。

出去玩的时候，我没有钱，可恭和箏的情况就比我好，于是她们就经常请客做东。

记得高中三年级时，我不太听得懂课，作业也总是抄同学的。

恭和箏常对我说：“你没必要有钱，和我出去玩，钱我帮你付，只求你和我们一起去玩就足够了，因为要是没有你，我们玩得也不开心。”

我还有一群男性朋友，大概四到五个人，这群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生，他们也经常逃学。

他们既抽烟也喝酒，我不喝酒，但会抽烟，他们每个人都很喜欢我，逃学的时候也一定会叫上我。

即使我拒绝说不要去，他们也一定坚持要拉我入伙。

行，去就去呗！

有一天，我们正在翻学校的围栏，打算逃学。

学校的围栏很高，上边还有铁丝网。

因为我上的学校在桑帕乌邦隆军校的地界里，所以用的铁丝网和军队里的一样。

如果想逃学就得翻过去。

有一次，当我们正在翻墙时，一位军人，也是我们学校的管理人员，走了过来。

我们叫他参谋长。

参谋长很“军人式”地揍了我们一顿，就像父亲训孩子那样，边打边教训。

那天我们都被打惨了才回家。

<<我是艾利>>

可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依旧明知故犯，然后又被参谋长逮到了。

我对他们说：“这家伙一定要弄死我们的，该怎么办才好？”

我可受不了了，参谋长打得太狠了。

“一个朋友对我说：“待会儿我替你！”

“我同意了。

但参谋长却说：“今天我不打你们几个，先到我家里吃顿饭！”

“我们都蒙了，然后问他：“你想怎么收拾我们？”

“参谋长说：“我可不想再打你们了，厌倦了，打了也不长记性，也不怕我。”

“我们五个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到了学校边上的参谋长家里。

晚饭后，参谋长让我们先等等，别急着回家，然后让我们五个人去和军校学员一起洗盘子。

之前吃晚饭时，差不多是下午四点。

我记得有上百名军校生，参谋长对他们说：“今天不用洗盘子了，有人帮我们洗了。”

“他们都高兴坏了。

还没等我们洗完所有盘子，时间就已经快下午六点了。

当我回家时，哥哥问我干什么去了，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我不知道该找什么借口，于是就把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结果我还是被哥哥打了，他骂道：“小贱货，让你去上学，不是让你去逃学！”

“自那之后，我就没有再逃过学，因为我牢牢记住了这两次教训。

高三快毕业时，总有些人喜欢到我家里来，向我家里人了解：我有什么梦想，想学什么，想从事什么职业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记得我回答的是：“我想到武藤塔湾皇家科技大学上学，我想成为一个设计师或者室内装潢设计师。”

“我这么说，是因为真有这样的憧憬。

我哥哥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我完全是在做白日梦，说我不自量力。

我和哥哥一直都是水火不容，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老喜欢打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一个人。

我记得有一回，他发疯一样地打我，又是打又是踹，以至于我一想起就感到害怕，并且很气愤。

他打完我就出门了，去了哪儿也不得而知。

我马上冲进他的房间，把他的大学课本找出来，一页一页全都撕得稀巴烂。

当时他正在蓝康恒大学读书，很珍惜他的书。

我知道，若是被他逮到他一定会杀了我。

于是糟蹋完他的书之后，我就从家里逃出来，住到了我朋友家。

两三天后，姐姐就来叫我回家，并且保证哥哥不会再打我。

这次他的确没有打我，但用凶狠的眼神盯着我，就像是想把我给杀了。

但我才不关心！

高三快毕业时，我又再次面临困境，有关学费的事。

因为我还没向校方支付学费，而且老师也说，要是我没钱付学费的话，也不能让我毕业。

那时，我想了又想，仍然不知道能到哪里去筹集这笔学费。

另外，我也怕因为这件事，老师不肯为我出具证明让我继续读书。

毕业考试前，我还得找一所职业学校继续学习。

记得那段时间，正好在为兰湃潘妮皇后（拉玛七世之妻）举行葬礼。

我买了武藤塔湾皇家科技大学的报名表，但我却没有去参加考试，因为没有交学费所以没有高三的毕业证明。

但最后，母亲还是筹齐了学费交给了老师。

当我拿到证明书之后，我参加了多蒙科技学校的第二轮招生考试。

我选择了美术专业，并且通过了考试。

但倒霉的是，我没有钱交学费，更别提买学习用具、校服和其他东西。

<<我是艾利>>

因为家庭的贫穷，我已经没有资格再继续读书。

那时的我感到非常伤心。

姐姐洁也一样，大三时不得不辍学，没能毕业。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离开学校，除了我哥哥峒，因为他自己能赚读书用的钱，而且他上的是本科，想什么时候毕业都可以。

……

<<我是艾利>>

编辑推荐

从来都是别人为弱势群体代言，这一次，塔娜达·萨湾登以可贵的勇气写下了自己曾经作为性工作者的经历，让我们了解那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本书荣获2010年泰国丛满纳文学奖金奖，国内《环球时报》、《北京青年报》、新华网、网易、新浪网等十余家媒体争相报道。

通过地下色情业这个缺口，我们其实看到社会的众生相，包括赌博、贩毒、执法人员腐败等各种社会问题。

作者曾和你我一样，有自己的家庭，却一步步迈上堕落之路，经历非常坎坷，她虚荣也天真，被欺骗过也被爱过，这种强烈的对比展现了人性黑暗和光辉的两面。

<<我是艾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